

朔望：1,462字

芋璘：1,446字

總共：2,908字

=====

最近氣溫悶的慌，除了毛會黏在皮上之外蚊蟲也開始孳生，縱使在山主木屋有合適的溫度得以入眠，但一踏出結界就宛如置身於地獄之中，當然說地獄太過誇大，但對於有毛生物來說的確是相當難熬的季節。

這點在異世界的王城內也是如此，別說異世界的夜王懶洋洋泡在水裡打橫心想妨礙勤於政務的日王，就是異世界的導師也在教導武術時變得有些無力——老師和王都是有毛生物，而且還全身都是毛的那種。

朔望看著已經快被酷暑融化成泥的導師，找藉口拉著弟弟草草結束課程，儘管他覺得導師一定知道是謊言但也沒戳破而放過兄弟倆。

「小芋，要去哪裡玩嗎？」他倆找了舒適隱密的草叢鑽進去，計畫要去哪消耗這得來不易的悠閒，同樣全身毛的芋璘挺高雙耳，『好！要！要！』堪比毛球的他增添熱度的狂蹭，儘管很熱，朔望仍然勾起無奈又寵溺的笑容撫摸懷裡的弟弟，「去哪裡？店長的森林？」

『好！然後帶食譜回來！』金蒼色的他張大眼睛滿是期待。

上次遇到蛋糕姐姐他們也忘了跟人打聽食譜回來，再後來又聽說森林裡的東西屬於特產，一離開就會消失就如夢境也不能帶出來回味，這讓芋璘念念不忘搶、帶食譜出來給家人們老師們吃。

『怎麼去？叩叩就能去嗎？』長長的尾巴在空中拍啊拍，「……通行證。」朔望從袖口暗袋掏出閃閃發亮的小顆水藍寶石，「忘記問使用方法了……大概是心想事成？」看到長尾忍不住伸手抓。

被抓的尾巴溫馴的回纏兄長的手腕，用小爪同時從毛絨絨裡掏出相同的寶石通行證。

一閉一眨眼就來到了那充滿糕點香味的點心屋門前，只是不同以往，這裡的溫度與他們記憶裡的舒適相差甚遠，往好方向想去，只有熱沒有悶濕，一推開門，迎面而來的依然是笑吟吟的店長式微笑和永遠都是剛泡好的紅茶，「你們來啦？最近很熱呢，要不要幫幫店長去採集月光草呢？當然不是免費的，我會製作舒眠的月光茶包給你們享用。」

『月光草？是什麼？』毛球想了想跳到地面上重新化為人型。

身為異世界人處於近似夢境的點心屋裡，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所以任憑店長說得如何輕鬆，甚至都拿出圖鑑出來，芋璘怎麼想像卻始終摸不著邊，圖鑑只能是空虛的圖片，最後還是垂著耳朵領取店長口頭上的委託，「小望……怎麼辦……」

「我們去找看看。」被詢問意見的黑衣魔法師完全沒有遲疑，將圖鑑上的月光草深印在腦中，拉著弟弟又往屋外跑，「問影子？還是我問植物？」被拉著跑的芋璘到一半自動化成騎獸型態，「問植物。」後者還強迫叼起兄長衣服背著跑的他邊跑邊仰頭尋找最高的樹，突然想到什麼的耳朵擺啊擺。

『小望，有沒有覺得我們之前也有這樣找過什麼？』尾巴愉快晃動。

「嗯……有。」思索幾秒才回應的金翠小魔法師點頭，而那個幾秒讓芊璘擔心到大部分皮膚表面是偏龍鱗的兄長是不是提早中暑，該找地方乘涼。

「異世界導師們的那裏也有月光草吧，但功用和外貌都和這裡的不相同。」那次較為嚴厲的導師要他倆在危險的無月之夜去尋找尚未開花的月光草，事後他們才得知那個嚴厲的老師其實在暗中觀察，甚至準備好隨時出手搭救。

「這裡的月光草比較屬於藥類，而那邊的卻是毒……算毒嗎？總之很會惹麻煩的植物。」自顧自當騎獸的芊璘在森林裡東張西望，『啊，嗯啊，同名但不同吧，這裡像是百合花，老師那邊的像是玫瑰花。』一個尾巴大擺就縱身攀爬進樹叢中，沿著樹枝幹間飛越幾個落點直奔樹梢，『小望小望～那邊如何～』獸爪指向遠方綠色森林明顯斷層的地方，以他們在異世界習來的十有八成是懸崖。

「那就去那裏找找看。」雖然他覺得店長不會刻意要小魔法師們爬懸崖，但總覺得這種東西在斷崖處最容易生長——事實證明他們太過理想化了，懸崖並沒有生長月光草。

「果然是在安全無憂的地方。」雖然是朔望先行提出要去哪悠轉，總覺得弟弟芊璘貌似更加有興致，揉了揉毛茸茸的頭，果不其然獲得極度撒嬌的回應，『我還以為這裡是心想事成。』被揉著揉著乾脆化成人型牽起兄長的手準備探險，「不曉得這裡是否也會有無月之夜。」

「不會吧，危險。」牽著手走在前方的芊璘踏踏草地，叫出地底的小嫩芽指引路線。

雖然說是不同世界，但單就森林構造來說大同小異，迎面而來帶有泥土氣息的風，植物的幽香和動物的鳴叫迴盪，對朔望來說，用人型的姿態比獸型還來的輕鬆，但假如立場轉換成弟弟可就完全相反了。

「小芊，會不會累？」

「欸？不會？」站在前方的弟弟回過頭踏踏草地，不知道什麼時候連鞋子也脫掉以赤腳踩踏在土地上，略帶潮紅的臉龐笑著說，「還是比較喜歡老師那邊的土地。」他們喜歡陰涼潮濕又帶著青草味的大地，這個宛如夢境的森林還是太乾淨了點。

至於山的土地，只要接觸就有源源不絕的能量補充他們消耗的體力，自己就像是永遠不會沒電的電池，沒有疲倦的空間讓他們更偏愛異世界的土地。

「你覺得月光草為什麼被喚為月光草？」

「吸取月光的能量、或者在月光下綻放……雖然是草但還是花吧，只是草的營養比較高……小望，我們要等到晚上嗎？」說著說著忽然聽懂兄長的意思，芊璘的長毛狐耳下垂，雖然他們還是愛玩的年紀，但玩太久也會膩，「先回去嗎？晚上再過來？」

「快晚上了吧。」說著無預警的把弟弟一把橫抱，那瞬間朔望的視角只剩下一團毛球，「我們過來的時候，那邊已經隱約看到月亮在空中，再過一下子就換這裡深夜了？」

「嗯哦……」被炸回毛球的毛球弟弟乖巧的窩在兄長懷裡，被迫離開草地後連指引道路的嫩芽都停止生長定在那邊。

『那，換小望來找～』

「剛剛不是還很有活力？」揉揉弟弟順便又抓了一大把廢毛起來……他面無改色將廢毛團放進隨身攜帶集毛袋，慢慢驅使影子偽裝成黑色的小芽在地上蔓延，這又讓芊璘更加蓬鬆，而後者也覺得最近兄長性格好像越來越惡劣……

「小芊。」

『嗯？』

「你剛剛毛很蓬鬆很可愛。」毛已經膨脹到極限的情況下，身為兄長的人獲得宛如融化般的麻糬弟弟。

在單方面的玩笑之下，很快就到了黑幕垂降之時，在佈滿整個夜空的星子指引之下他們找到尚未綻放的夜光草丘陵。

「小芋。」

『嗯？』

「我想看你在這裡跳舞。」

沉默，麻糬像是發泡的麵糰又往外膨脹。

『甚麼——小望你怎麼知道我有偷學……啊……！』

異世界的導師所侍奉的王與后，而其中那位“后”地位的男子最主要的職責是定時舞起安撫大地的祈願舞，起因他們兄弟倆只是因為好玩而跟著“王”在旁邊偷看“后”的舞姿。

『有用嗎？』

「是否有用無所謂，我只是想看親愛的弟弟在月光下的舞姿。」總覺得這種用字遣詞彷彿誰……毛球膨脹到乖乖滾到地上重新化為人型，「小望，你會讓夜王被金月關愛。」完全不知道算不算反抗，總之芋璘就找個唯獨沒月光草的空地站了個起步。

說是祈願舞不如說是踩踏地面的粗暴舞步，但在“后”起舞時總是會讓生於山的他們興起一種共鳴……名字中有草葉的芋璘更是容易受影響，起先他只是好玩，沒想到後來“后”發現他在偷看時總會特意放慢舞步，說是偷學也都不算了。

草葉山靈特有的藍綠色光芒由腳底往外擴散，形成似藤似蝶的火花，觸及草地卻不會引燃，藍綠色的藤光則隨著舞步如同心迴圓的一波又一波擴散出去，他解下外袍拿在手上，就像是揮舞長型布條、又像是披肩，腳步踏上地面以自身為圓中心劃了個圓。

那時后在午餐聚餐時淡淡的解釋，祈願要發自內心，以聲為鼓頌揚著大地，以心為歌祈禱著大地保佑居住在上面的萬靈。

只是有時候用力過頭會讓天象變異罷了，這似乎是題外話。

他們是山靈，理應是無形無體的存在，但因為雙父的私愛賦予形體讓他們得以碰觸，甚至交談學習新事物，說實在，兄弟這類的新感情還真是這幾年下來才慢慢感受到，不過他現在還無法拿捏個標準。

毫不吝嗇對舞完而起喘吁吁的弟弟鼓掌，同時張開雙臂接住飛撲而來的毛球。

「小芋果然很有舞蹈細胞。」

『有用嗎？梳毛～』他們應該都是同步生長成熟的，但有時候在梳毛這方面為弟弟的就會特別愛撒嬌。

「就算很友善我們終究是外來者，不能干涉這世界太多，只會有單純的祝福效果。」拿出弟弟最喜愛的長毛軟頭梳，整理打結的毛髮也順勢將廢毛一併刷除，也將浸染月光而逐漸綻放月光草摘了朵放到金倉色的毛球頭上。

「都是藍色的，很相配。」

毛球又膨脹了。

邊戲弄弟弟邊採集月光草，好險有記得帶籃子要不這一大把的草也不曉得該怎麼裝回去，但好像裝的有點過多，當兄弟看見店長那有些困擾的笑容時，才意會到身為山靈的他們對於數量認知和普通人似乎不太一樣。